



艺术品鉴赏平台
艺术家推介平台
声音

现代快报

A42

2012.9.29 星期六

责任编辑 刘一诺
美编 时芸 组版 竺巍

艺+ 声音

“声音”是《艺+周刊》最新推出的板块,在这里,有一家之言,有针锋相对,有对艺术市场的最新解读,有对艺术事件的深度剖析,有对艺术热点的及时追踪。不同的观念在此激起新的火花。

展评人、美术批评家、策展人、艺术家、画商……“声音”是窗口,看艺术圈内人士在此,发声、碰撞。



殷双喜(中央美院教授):

文化评论应该提倡踏踏实实的个案研究

殷双喜以《从社会评论到文化评论对中国美术理论与批评的一点看法》为题,谈了他对社会评论和文化评论的认识,并对文化评论在中国美术理论与批评中的价值与立场发表了独特见解,引人深思。

今天的美术理论和美术评论,我个人感觉有一种问题,就是宏大叙事,有不少文章不是学术研究,而是文化表态。所以我注意到一种问题,这种持续的运动和革命对待学术的价值和影响,我注意到中央美院的前身和杭州艺专在49年以前教学质量的发展和评估,在杭州方面就出现了吴冠中、朱德群等等,出现了很多艺术家,国立艺专那时候根本没有出现艺术家,那时候国立艺专就没有好好上课,根本没有去做学术研究。所以我个人期待,并且也想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多多研究历史的现实,多研究一些问题,拓展视野。我们现在有一些文章确实确实宏大叙事。

文化是社会人文思想的交际,不同学者能够产生共鸣,过于专业化的美术研究和分析,所以美术界的文化评论应该有自己的特点,就是视觉艺术性,这

一点最近几年美术界它的批理论性增强了,我们只是在美术界把这些学术理论放大转播了一遍。文化评论应该加强文化知识的研究,如果没有历史的研究文化评论就没有深入,比如说《林荫道》它反映出荷兰这个艺术家对待自己国家的这样一个意识,所以说风景画反映出一种民族国家的意识。包括德国绘画和民族精神困难的结合,也在探讨德国绘画中民族精神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注意加强历史、文化史、艺术史的研究,来支撑我们的美术评论。

文化评论应该提倡踏踏实实的个案研究,虽然研究大的发展规律文化,对西方的文化宏观研究也是重要的借鉴,我们中国的美术研究、艺术研究,必须要建立在一种中国的美术史和具体的作家、作品方面,在这个方面提出我们中国的评论家自己

的看法和认识,我想这样的看法和认识在国际上交流和借鉴才会有价值。

总体来说我觉得文化评论的理想应该是站在对国家民族的角度,重现中国人的信仰和人文精神。这种信仰和人文精神的失落是今天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作为知识分子和学者,我们有这个责任为中国民族文化精神信仰和重建做一些具体的工作。最后这种文化评论有助于我们调整自己的视野和眼光,包括调整我们的价值判断,一件艺术作品、一个艺术现象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判断它,今天中国的艺术和评论,我个人认为过于琐碎化,在解除了原来大一统统一的僵化思想以后,现在好像是多元并存,但是其实每个人自身内在的价值观的定义是比较琐碎、模糊的,缺少持续的信念和努力。

邵亦杨(中央美院副教授):

艺术死亡之后的艺术批评更需要批评家

邵亦杨以《艺术死亡之后的艺术批评》为题,借助丹托的“艺术死亡”理论,对艺术家、艺术批评在当代的作品阐释了自己的观点,在她看来,“在这个看似什么都可以的时代,艺术家的作用、艺术批评家的作用,其实比任何时期都更重要。”

我要说的是艺术死亡后的艺术批评,因为它在艺术批评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丹托在1964年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超市里随处可见的包装箱,如果它也可以成为艺术品的话,那么艺术品和日常生活用品之间还有什么区别呢?什么是艺术品?如何定义艺术呢?艺术还存在吗?他得出了一个很惊人的结论,在科普艺术之后,艺术死亡了。

具体来说,丹托把艺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文艺复兴时期到19世纪中期,当然是模拟再现期;第二个阶段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这是自我反省的阶段。第三阶段是艺术发展到最后的阶段,就是从20世纪60年代之后,艺术终结了、艺术死亡了,同时艺术也变成了非常自由的

时期。丹托不是形式主义者,也不是反形式主义者,当代艺术圈里的批评家坚持艺术必须传达明确的社会或者政治信息,而丹托说,艺术作品有社会政治内容很好,但是你也不能说那些不传达社会信息的内容就不是好的艺术品。在他的书中他经常说,上帝如果不存在,那么一切都可以被允许。艺术家的创作都是艺术品,如果说有标准,那么创新本身就是标准,艺术不应该是平庸的,艺术需要创新,他劝大家尽可能去看艺术,多欣赏艺术,多用自己的眼光分析艺术,并做出自己的判断。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丹托这种无所不可的态度,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讽刺说,如果艺术能够在社会和政治上,而在经济

上起到重要作用,那么就不会导致什么是艺术。作为一个批评家,你可以对在艺术死亡之后这样的言论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这正是丹托所想要看到的,丹托引导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更加自由、更加有风格的这样一个时期,没有什么教条的时期,这个艺术时代就比过去更加自由了。

在宣称艺术死亡之后,丹托还说艺术万岁,因为他自己也做批评家,也做很多艺术评论,他只是不做那种判断性的艺术评论,他做各种分析,希望大家更多了解艺术。所以当什么都可以是艺术时,艺术批评的作用不仅在欣赏如何鉴别艺术,而且在于如何通过艺术的解读拓宽人们的思想,分析和鉴别哪些艺术在历史上更重要、更有意义。



段君(清华大学博士生):

批评理论本土化并非只为中国特色

段君以《转换性创造批评话语的本土化》为题,谈了他对外来批评语言本土化的认识,并对批评话语本土化过程中面临的阶段和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理论基础的本土化,我更加侧重于此时此刻的本土,而不是指历史上的本土,因为历史上的本土很容易让我们对它进行理想化的想象。我们没有必要依照标准体系评判艺术,我们是不是从艺术本身出发谈理论,这个是有争议的,一种是可以从作品出发,有的时候也可以从理论出发。

今天包括艺术批评在内的中国人文艺术理论,我觉得没有走出历史性转化的阶段,在前期经过了一个阶段以后,现在处在比较自觉的阶段。如果完全按照理

论的历史背景去看的话,它会妨碍这种创造的精神和目的,西方话语它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今天的现状就是外来理论在本土化的过程中运用得不太理想,我想恰恰是出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没有真正理解历史的背景。

本土化最终的目的不是研究中国的特色,而是把研究和历史的真实性相连接起来,怎么样去研究历史的真实性。我并不反对概念在文章中使用,我觉得概念也能涉及到情感,罪魁祸首并不是概念本身,而是人的自身。

我们的文化没有完成它的整合期,我们跟世界产生的蒸汽还在体内撞来撞去,还没有真正消化为内部一股温暖的力量。

其实这段话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如果有各种病症暴发的话,起码中国艺术的理论还是在一个消化的过程中,所以我希望我今天提出的本土化的一个目的,其实是在于希望大家能够真正地谈出历史的真实性,或者让写作更加的从容,然后跟全球的艺术有联系,然后又能保持住此时此刻本土的特质。